

蒲留仙遺著考略

劉階平著

[

166
1207.41
10
2



蒲留仙遺著考略

一 蒲留仙傳略

蒲留仙是清初山東淄川人。名松齡，號柳泉，留仙是他的字。生於明崇禎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年幼時，即「穎悟絕倫」，應童子試時，就被當時的文學大師施閏章（愚山）先生所器重，稱譽其文章的深刻是「剝膚見骨」。曾以縣廨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但是後來竟屢試不利。先生亦於是絕意進取，專力研治古文，著述極富。今日除已刊行的家傳戶誦十六卷聊齋志異外，尚有許多的未刊稿。就筆者近十餘年的蒐集，先後得有聊齋志異遺稿六十餘篇，和文集、詩集、詞集若干篇。此外更輯有俚曲十種，和鼓詞十餘篇。這些遺書，尤推其中的俚曲，描寫的雋永刻化，和凝鍊簡淨的聊齋志異都是同工異曲的傑構。近年來經胡近之先生考證，世姻緣傳亦是出於留仙的撰編，和在齊魯地方展轉鈔傳的留仙鼓詞，在未有確證前，這世姻緣傳和鼓詞，自難確斷是留仙的遺著，但先生遺著的繁富，當可推估。在清康熙五十年辛卯（一七一），先生補歲貢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二的高齡。先生歿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享年七十有六歲。即葬於淄川故里。距先生歿後十一年，同邑張元（榆村）就留仙平生事略，曾撰有柳泉蒲先生墓表，記先生行狀頗詳，並

京方雜誌 第四十四卷 第十號 蒲留仙遺著考略

錄如次：

先生諱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以文章意氣雄一時，學者無不親疏遠近，咸與不識，蓋無不知有柳泉先生者，由是先生之名滿天下。先生初應童子試，即以縣廨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藉藉諸生間，然入黉闈見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決然捨去，而一肆力於古文，奮發雄洋，與日俱新。而其生平之文章志氣，隱隱鬱鬱，借何時事，悲憤感慨，又有以激發其志氣，故其文章讀之，輒覺鬱鬱，用能超去町畦，自成一家。而蘊藉未盡，則又搜抉奇怪，以爲志氣一泄。雖事涉荒幻，而斷制嚴嚴，要歸於警發澀俗，而挾持道義，則爲是其所爲古文者而已，非淺作也。先生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而孤介峭直，尤不能與時相俯仰。少年與同邑李希樞及余徐伯父交遊，而徐諸先生，結爲膠漆，以風雅道義相切，始終一節無稍間。鄉先生徐諸先生，爲時名臣，而風雅所激，其時役佃困，或除爲志，鄉里莫敢言。先生獨發憤上書千餘言以諷，公得書驚歎，立簡其下皆徵。新據王司寇先生，葉寄先生才，屬爲書，許一致先生於門下，卒以病，鬱不仕。

嗚呼！學者目不見先生，而但讀其文章，耳其聞，意其人必樂談博辯，風節激昂，不可一世之士，及進而接乎其入，則物物然長者，聽其言則諄諄如不出諸口，而觀其中，則道遠深遠，要言可以取諸心而發諸口，然而隱弱困頓，終老明經，獨其文章意氣，猶可磨石而傳，則留仙先生之不幸也，而豈足以從先生後。

先生祖謙生滿，父諱陳，娶劉氏，增廣生劉公季嗣女，子四人，孫八人，曾孫四人，五世孫方一人。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志異入卷。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以本年葬於東之原。又十一年，爲雍正改元之三年，其孤孫爲其以追其行，而以文屬余，以余於先生



爲同邑後進，且知先生之深也。乃不辭而爲文以表於墓。

銘曰：有文不顯，有德不彰，善久而彰，爲後之基，以徵以信，視此銘。

同邑後學張元壽。

（以下錄陰文字）

父生於崇禎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戌時，卒於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時。

母生於崇禎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時，卒於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未時。

附記雜著五冊：增補聊齋志異、增補聊齋志異、增補聊齋志異、增補聊齋志異、增補聊齋志異。

二 聊齋志異與遺稿

留仙所撰的聊齋志異，是清代國內家傳戶誦的一部書。這書內容的見解思想，固然是不值來研討，但文筆結構的凝鍊，描寫的雋永，在清代文學作品裏自別是一種傑著。所撰故事雖然大都事涉虛幻，但斷引謹嚴，傾於修詞，要推留仙作品裏平生精力所集的著作。據張元壽撰蒲先生墓表所記志異作爲八卷，至所收篇目若干則未曾提記。再據留仙的志異自序，是寫於康熙己未春日，即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時留仙先生年適屆四十歲。可見志異的撰述，是在先生壯年時期。但詳檢志異故事所記時代，並非盡出於康熙十八年前。如上仙，花神爲記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間事。老龍船戶爲記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一六八八）間事。夏雪爲記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〇七）間事。由此可知志異序成，先生對於全書的補益仍唐續不輟，迄於先生晚年，如記夏雪故事，是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〇七）間事，先生已屆六十八歲的高齡，故志異一書，殆爲先生一生精力所集的作品。

志異稿成，當時爲吾魯新城王漁洋（士禎）所極重視，在後來趙荷村氏編刻志異例言裏，和鄒敬氏的三諸廬筆談，均記載漁洋先生曾一度擬以重金易其稿未能達到的傳說，故老遺談，自不足置信，但漁洋先生對先生文章間友誼和推重，在他們記志異聲成的唱和詩裏，可窺梗概：

讀評先生奉志異詩（見漁洋詩集與聊齋志異）

讀評言之安謐之，豆雨瓜架則知絲，科廬賦作人問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次韻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見贈（見聊齋志異與志異）

志異書成共笑之，布袍蕭索幾知絲，十年頗得寶樹意，冷雨寒燈夜話時。

考留仙歿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年），終其一生，志異並沒有刻印，直到先生歿後五十年，始有趙刻本聊齋志異。這五十年間，自然是展轉鈔傳，所以在志異裏，有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〇）留仙的長孫立惠的跋記，亦提到留仙歿後志異當時不曾刻印。

志異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著也（中略）。初亦藏於家，無力梓行，近人乃復移寫，還邇借求矣（中略）。自今而後，焉知無歐陽中郎其人者出，將必裂裳食錢，流布於世。

這類鈔本，據近十餘年的蒐集和徵詢，曾見到幾種鈔本，其中尤推淄川路大荒先生所藏爲最佳本，共爲四冊，題作兩卷，首冊有高阮（念東）序文：『君將爲阿爾曹耶生』，「耶」字不諱。末冊有阮亭王士禎奉題詩，而「禎」字亦不諱。路氏斷爲出於康熙間鈔本（無立惠跋語）。復就這鈔本與今日坊間刻印本篇目互校，其篇目辭句多與坊間刻印本不同，並查出坊間本篇目凡二十二則，計有：吳門畫鬼，亂離二則，鬼津，商婦，遊化署狐，豬婆，金世成，蛇癖，犬齋，吳冷，饒阮，魁星，泊蓮，鐵，雷公，男生子，黃將軍，藏蠶，李檀斯，赤字，沂水秀才後

附

志異的刻印本，據近十餘年的蒐輯，要以趙荷村刻本爲最佳和最早。荷村名起果，山東萊陽人，在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刻志異於臨州官舍，趙刻本全書凡十六卷，所收篇目計四百三十一則，今日坊間的流傳本，大都是根據趙刻本翻印，在趙刻本裏除錄有留仙自序，和高序序唐豹巖序外，尚有趙氏的編刻自序：

兩寅冬，吾友周子和，自濟南解館歸，以手錄淄川蒲留仙先生聊齋志異二冊相贈，以爲繁絮多，不能全鈔爲憾，予讀而喜之，每感之行笥中，欲訪其全，數年不可得。

丁丑春，擢至都門，爲王子猷所遷去，後子猷爲閩中，臨蔣荔莊先生命婦，因憶先生昔年曾與吾鄉，性喜蔬食，或有齋木，果得之。命侍其正副二木，拉開之，竹實和木相糅。後三年，再至都門，閩軒出原紙細加校對，又從侯君取原，假鈔本勘定。各有異同，始知荔莊當年得於其甚者，實屬稿也。

蔡本官武林，友人贈以好履遂怒予付梓，因循未果，後借妙者來，藏本不能編摩，遂成公，以公同好，他日見聞軒出以相贈，其欣賞爲何如，想恒香筆已赴九原，不獲與之商榷惟恐已。此書之成，出貴翰事者，臨予以文，校閱更正者，則余君容穀，樞君保先，暨子弟輩之。 乾隆丙戌，端甫前二日。 蔡昉後學趙超果書於陸州官舍。

在當時隨氏刻志異時，並撰有例言十則，對志異鈔傳的經過情形，與編校的煞費苦心，均有詳記，對今日志異和其遺稿不無參資之處，並錄如次：

刻聊齋志異例言

交則莊、閻、彭、祖，而其爲人固皆存純然忠義志節之旨，蜚語春風之極，可謂有功名氣，無奢著迹，以意逆志，乃不墮於作者，其所源於知命盡性之實子。《》是編初稿，名懷德錄。後先生入戴淵，見魚集章，稱之而去，以意逆之，資該周鼎之曲節，慨然從事焉。庶乃增益益彰，名之曰法集。有名卿，法集者，乃限此序略改；且多刪汰，庶非棄矣；益刻一仍舊本。

有功臣名，無爵祿者，以爲隱跡。乃不歸於作者：是所冀於知人論世之君子也。

(二)是揚抑敘述，以急就章。後先生入魏闕，狐兔異類，不知不悉，以意揣測之，蓋附典冊之曲傳，權衡經緯之事照也。獨乃增益他條，名曰志業。有名朝卿志業者，乃限此序應改；且步別注，非原書矣；茲刻一仍其舊。

東方雜誌 第四十四卷 第十號 蒲留仙遺著考略

(一) 先生畢殫精力，始成是書；初就正於漁洋，漁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堅不與，因加評語而還之。今刻以同世，並附漁洋評語，先生其有知，可無仲類沒世之恨矣。

(一)是編向無刊本，諸家傳鈔，各有點竄；其間字斟句酌，詞旨嚴整者有之；終求其浩汗疎宕，有一種粗服亂頭之致，往往不逮原本。茲刻悉仍原稿，庶幾得廬山之真。

(一)編中所述，鬼狐最夥；層見疊出，變化不窮；水佩風裳，蔚然入妙。冰花雪藕，結撰維新；總其才大於海，筆妙如瓊。

(一) 編中所載本蹟，有不盡無徵者，如神妹易嫁，金和尚諸驚是已，傳聞異辭，難成信史；漁洋談異，多所採摭，亦相逕庭；至大力將軍一則，亦與麻衣客差遠別；因並錄之，以見大略。

(一)是書傳鈔既歷，別風淮雨，頗處都有；今添加校正。其中文理不順者，間爲更定一二字。至其編次先後，各本不同；茲刻祇就多寡，酌分卷帙，實無從考其原目也。

(二)原本凡十六卷，初但選其尤雅者，釐爲十二卷。刊既竣，再閱其餘，愛其能舍，遂續刊之，卷目一如其舊云。

(二)卷中有單章雙句，意味平淺者，刪之，計四十八條。從張本補入者，凡二條。佳句已盡入錦囊，明珠實無遺鑑相矣。

(一)聞之張君四園云，濟南朱氏家，藏有志異數十卷，行將訪求。倘嗜奇之士，尙有佳本，幸不吝見遺，當綴刻之，以成藝林快事。

萊陽趙起杲濟曬鹽鐵。

就趙刻本各卷所收篇目統計，自第一卷至十二卷，每卷所收篇目由十五則到二十三則，平均每卷所收篇目約二十則左右。自第十三卷至十六卷，每卷所收篇目由四十則到六十一則，平均每卷篇目爲五十則左右。而各卷文字份量相等。因自一卷至十二卷所收篇目，內容多屬長篇；十三卷至十六卷，則所收大都是短篇。殆趙氏初選時是注重長篇故事，對短篇記述多未收入，後來檢閱內容，則同一傳永，『愛莫能舍』，『續刊爲十六卷。再就趙氏所撰例言『是編向無刊本』之句，可見在趙刻本前，志潔是一向展轉鈔授，並沒有刻印。復就例言『是書傳鈔既屢，別風淮雨，觸處都

有，今悉加校正，其中文理不順者，間爲更定一二字。『可見當時，對編刻志異是何等煞費苦心的校讎。例言裏又說到『卷中有單章雙句，意味平淡者刪之，計四十八條。』可見趙刻本自是較原稿整潔許多，但經過這番刪削，自然與原鈔稿有些出入。

當乾隆三十一年後（一七六六）趙刻本遂流播海內，但在舊鈔本裏未收入趙刻本的篇目，亦同時爲讀者所珍重，視爲志異遺稿。故所謂遺稿，就是爲趙刻本即坊間流行本所未收入之篇目。這志異遺稿，就近十餘年來的蒐輯，約可分爲有兩種稿本。

一種稿本，所收篇目凡五十五則，有道光四年甲申（一八二四）秋，黎陽段雪亭序，略記：『已巳春，於甘陵賈氏家，獲諸雍正年間舊鈔本，是來自濟南朱氏，而朱氏得自淄川者，多數十則，平素坊間本所無，余不禁狂喜，遂假錄之（中略）。道光癸未（即道光三年一八二三）與德州劉仙舫雨夜促膝，言及之，仙舫毅然贖金，余遂得於甲申（道光四年）秋，錄而付梓。』這個稿本題作聊齋志異遺稿，不分卷。在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又有一種聚珍堂翻印本，分作四卷，題作聊齋拾遺。民國二十五年冬，筆者曾據這段雪亭序本，在漢口印有一種鉛印本，題作聊齋志異未刊稿，以分贈同好。這聚珍堂本，和筆者所輯的鉛印本，都是出於段雪亭序稿本。

還有一種稿本，所收篇目凡四十二則，就是所謂得月簪蓮寄本，據道光甲寅（即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山陰胡定生序，所記『聊齋志異拾遺一卷，都四十二則，乃榮小圃通守，隨尊甫獨園先生任淄川時，得自諸氏裔孫者。』全書不分卷，題作聊齋志異拾遺。十年前上海蟬隱廬書店，曾售有一種潯溪周氏的鉛印本，是據前得月簪蓮寄本所翻印。在今日南京國學圖書館又藏一冊花雨樓叢書本，是精鈔本，在書後並附有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

芷齋的短跋，略謂：『若估來據示此卷，因費兩日之力錄之，然玩其筆墨淺陋，殊不類前輩之浩瀚，疑贗鼎也。並謂長白梁氏已刊入得月簪蓮寄，始知寶燕石者，世不乏其人耳。』以上蟬隱廬舊鈔印本，花雨樓本，和得月簪本是一種稿本。

這段雪亭序本，所收篇目凡五十五則，姑簡稱爲段序本。得月簪蓮寄本，所收篇目凡四十二則，簡稱爲得月本。段序本和得月本所收篇目互有異同，但均爲留仙的遺稿，當可斷信。

此外又有一種篇目二十七則的聊齋志異拾遺，無序跋可考。所有篇目，計有：傅于縻、喬爲、王秋英、解巧璇、白雲駒、李明珍、封采烟、雙蝶、邵春羅、桂芳華、涼燠珠、趙毅、王鹿兒、沂州案、張紅橋、陳天額、陳世倫、胡岱華、胡元素、沃婿、義婢、巧者、東六珈、梁鐵鍾、摩霄、阿靈、王不留。魯迅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裏，曾引列這二十七篇目的聊齋志異拾遺。要知道這是一個僞托本，所記故事，大都是拾取前人筆記的故事編演，且文筆淺陋粗俗，和整潔雋永的志異迥不相同。在二十五年筆者編印聊齋志異未刊稿時，曾特爲撰序，指出這二十七篇本是一部僞稿。

此外尚有路大荒先生就其所藏舊鈔本志異篇目，和趙刻本互校，得獨有篇目二十二則，輯爲一冊，這個路輯本所輯篇目，除潯字和浙水秀才後附兩則外，其餘二十則均散見在這段序本和得月本裏。

茲就這段序本和得月本互校，分別錄出其獨有篇目，和共有篇目，再將路輯本的篇目和以上兩本獨有篇目，共有篇目互爲勘校，計得有篇目凡六十七則。再分別臚列表明：

段序本獨有篇目	得月本獨有篇目	得月本和段序本共有篇目	路輯本獨有篇目
(一)吳門畫工	(一)驗鬼	(一)道化嬰狐	(一)赤字

(二)楊千總	(二)鬼津◎	(二)搭婆龍◎	(二)浙水秀才後
(三)龍無目	(三)愛才	(三)金世成、金頭陀◎	
(四)(五)亂離二則◎	(四)商婦◎	(四)純壽◎	
(六)化身	(五)一則(四則之)	(五)大登◎	
(七)鹿鳴草	(六)鬼吏	(六)吳令◎	
(八)王甫馬	(七)于子游	(七)土地夫人(女鬼)	
(九)遼陽軍	(八)牛頓	(八)產龍(龍四則之)	
(十)硯石	(九)外國人	(九)龍取水(龍四則之)	
(十一)閻羅	(十)發蛇	(十)蛟婦抽蛇(蛟婦)	
(十二)刁姓		(十一)轉骷髏◎	
(十三)蛤		(十二)龍(龍四則之)	
(十四)陸陸孤		(十三)魁星◎	
十五)鳥使		(十四)自述教◎	
十六)土化強		(十五)捉鬼◎	
十七)騎鳥		(十六)武夷	
(十八)香城婦		(十七)曹公◎	
十九)瓜異		(十八)男生子◎	
(廿)(廿一)(廿二)(廿三)陣線許四則		(十九)晉人	
		(二十)黃將軍(黃麟南)◎	
		(二十一)禮墓◎	
		(二十二)小棺	
		(二十三)拍扇	
		(二十四)涼傘	

(二十五)是錄	
(二十六)寶翁	
(二十七)元寶	
(二十八)元倫	
(二十九)斷案	
(三十)李蓮斯◎	
(三十一)李乘先(李象先弟)	
(三十二)步復陪(森後)	

(附註)諸輯本篇目與段序本、得月本篇目同者，標以◎記號。

復次，就這些遺稿的文辭字句觀察，其間不免稍有出入，但大體則無甚差別，至於故事內容，則要以『意味平淺』者居多。且有些文字是志異故事後的評語，附錄和後附，在趙氏編刻志異例言裏，曾記有『意味平淺者，刪之，計四十八條。』可能就是今日的遺稿的一部。

三 文集與雜編

在留仙歿後十一年，同邑張元撰有柳泉蒲先生墓表，曾記有文集四卷。但經近十餘年的搜羅，並沒有見到這分爲四卷的紋線。姑就筆者所見到者，所謂留仙文集，大約分有舊鈔本和刊印本兩種。先就舊鈔本說，見有濰縣丁稼民先生的鈔輯本，和北平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藏鈔本，兩個稿本。據羅爾綱先生說，曾見有淄川馬立助先生藏鈔本，並經羅氏就清華本和馬氏本互校，馮氏本共收一百七十六篇，清華本共收一百三十三篇，其中相同者九十篇，其爲清華本獨有者四十三篇，爲馮氏本獨有者八十六篇。就其相同者和獨有者篇目，彙合編訂，共得有二百一十九篇。

至於刊印本，就筆者所見，有三種稿本，一爲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遼芸閣石印本，題作聊齋先生遺集，所收篇目凡四十六則。後來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上海國學扶輪社出一部鉛印本，題作聊齋先生文集，檢查篇目和內容，是根據遼芸閣本翻印的。在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上海中華圖書館，又據這部鉛印本翻印一部石印本，更改題爲聊齋文集。這部鉛印本原印錯字句很多，自然這部中華圖書館的石印本，因沿訛，照樣錯印。如聊齋先生文集裏會節略附錄一段張元的蒲氏墓表，除脫落原表文字不少外，更誤將表內「享年七十六歲」的「七」誤爲「八」，自然這部中華圖書館石印本照樣亦多十年。（註一）

就聊齋先生遺集幾段跋語，對文集四卷的散佚，頗值記述。在遺集裏有留仙先生五世孫庭樞的短跋，略謂：「敬讀柳泉公行略，見上載聊齋文集共計四百餘篇，諸體皆備。」及細爲查閱，而誌傳絕不多見，豈所作者本少歟？抑後來之散佚乃爾！」復就集內新城耿鶴峯和淄川孫星垣的跋文，據孫跋所記，則謂文集原有兩部稿本，分藏在蒲氏和孫氏家內，當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值太平軍兵燹，兩家藏書均毀於兵災，劫後經竭力搜羅，僅輯得原稿十之二三。這劫後殘餘稿本，後來由孫氏又轉歸新城耿氏。復據耿氏跋語，略謂這殘稿歸耿氏後，曾重加一番編訂，可是不久竟復流出，幾度展轉，始得收回，但已經糾落不少，非復原初殘稿。可見這部聊齋先生遺集，乃是劫後殘稿的殘稿。綜前所述，文集四卷已明載先生墓表，至「共計四百餘篇」之說，是見諸柳泉公行略。惟僅見諸記載，並沒會見諸原書，文集四卷計四百餘篇之說，亦難斷信。則羅氏所輯二百一十九篇的文集，要爲今日最精富的一部文集稿。

復次，據文集裏先生的自撰序跋文，和近年的蒐集，並得見

先生的雜編七種。

①鶴軒筆札四冊。爲今日蒲氏家藏稿。所撰筆札，均係留仙隨同邑孫樹百（蓮）先生宰寶應和高郵兩縣時，代撰的應酬文字。考孫氏宰寶應在康熙八年（一六六九），次年聘先生爲幕賓。十年（一六七一）孫氏調署高郵，先生亦隨往。「鶴軒」當係當時衙中齋號。籤題「鶴軒筆札」，首葉有印三方，上長方朱文「鮫山樵水」，下二方印，一朱文「松齡」，一白文「柳泉居士」。前兩冊均爲先生手稿，後兩冊非先生筆蹟，字體亦似非出於一人手墨。

②齊民要術錄稿，一冊，亦爲今日蒲氏家藏稿。內有先生自跋：「己丑初夏，偶閱齊民要術，見樹畜之法，甚有條理，乃手錄成冊，以補家政之缺。」

③婚嫁全書，一冊。有先生自序「唐宋以來，選擇百餘家，造凶銘之惡名，駭人觀聽，古人不甚遵，亦不甚驗，最不可解者，爲周堂，不論季節交否，但以逢若吉，逢若凶，此何理也？且子女婚嫁，即無疑忌，而姻家公母，必齟齬以爲不可，遂不得不設酒封金轉求術士，故不如廣集諸書，彙其大成。」未見原書，而在今日蒲氏家中，藏有「底稿」一冊，無書籤，惟在首葉，題「新人雜忌」四字，或許就是婚嫁全書殘稿？

④會天意編錄稿，一冊。路大荒先生曾見原稿。

⑤觀象玩占，編錄稿，三卷一冊。今日蒲氏家藏稿。有先生自跋：「先得會天意一冊，以其有量晴課雨之益，故依樣錄之。後見觀象玩占，無論其卷冊浩繁，不能繕寫，且天文星宿多所不能解，僅取其人人共知，如日、月、北斗、風、雲、雷、雨之屬，錄爲三卷。聊以備旱潦之秋，爲瞻雲望歲之助云爾。甲午五月下浣。」

以上五種，均爲今日蒲氏家藏稿。

此外尚有兩種，由先生文集裏的自撰序跋發見，但並未見原書，併記於次：

④小學節要

據留仙撰小學節要自跋略云：『小學之書，教人以事親敬長之節，威儀進退之文。良足發人德性，真不啻取天下之童蒙而胎教之也。然其書廢置已久，不惟目所不及見，並有耳所不及聞者。邇年童子之科，取數甚隘，往往年齒不惑，猶操童子業，忽增五六萬言，俾與同總角者，咿唔其中，亦良苦矣。余節其要，存三分之一，便老蒙士之記誦。』

⑤藥畧

據留仙撰藥畧自序略云：『疾病人之所時有也，山村之中，不惟無處可以問醫，並無錢可以市藥，思集偏方，以備鄉鄰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綱目經傳之，不取長方，不錄貴藥。』（中略）偶有所苦，則開卷覽之，如某日病者，何鬼何祟。』（下略）綜前列雜編七種，除鶴軒筆札爲留仙撰著外，餘六種均係留仙編錄的雜籍。

四 詩集與詞集

清初山東詩家如新城王漁洋，棗陽宋荔裳，益都趙秋谷，德州田山鋈，淄川張歷友都是一時的詩人，留仙先生原和歷友先生等結有郟中詩社，可見留仙亦長於寫詩。據蒲先生墓表和淄川縣志均記有留仙詩集六卷，可見先生遺詩有六卷。清德州盧見曾（雅雨）先生，編山左詩鈔，曾選錄留仙詩十一首，疑錄清麗，雋永可誦。但這所記詩集六卷，則迄未見到。

十餘年前，筆者在濰縣丁稼民先生處，見到一冊聊齋詩草，

僅一冊，不分卷，全冊收詩計九十七首，據稼民先生告，是據同邑陶室主人高翰生先生藏本錄鈔。在這冊詩草末葉，並有高氏跋，略云：

聊齋詩集，淄川邑張殿六卷，山左詩鈔暨懷寧詩集俱選錄若干首，而末見全豹爲憾。余未及搜輯，得先睹遺稿，隨嘗即當微君，出是鈔見貽，即此獲自蒲先生後裔。手輯數首入爲詩之選，其餘不忍棄置，爰余爲表揚。余受而讀之，見其體裁共五言，計一千二百九十五首。中更兵燹，散佚，僅存九十七首，爲一冊，按年編次，起辛卯，迄甲午。

考辛卯爲康熙五十年（一七一），甲午爲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按留仙歿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正月，可見這冊詩草是留仙晚年的作品，就是歿前三年間的詩草。復據原籤所題記，原爲五冊，計共一千二百九十五首，這可能就是所藏的六卷詩集。據聊齋先生遺集裏的淄川孫星衍氏跋語，略云：『先生所作，藏於其家一小樓，後陰雨牆圯，遂多損壞，及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捻匪突至，復罹兵燹，焚燬無餘。』想這冊詩草，就是這『中更兵燹，散佚，僅存的殘稿』。

後來在稼民先生處，又見到所錄淄川王澐佩先生藏本的聊齋詩集，亦不分卷，所收大都是輯錄的遺詩。此外又見一種民國初年上海中華圖書館石印的聊齋詩集，附在所謂聊齋全集內，那完全是一部偽托詩集，從聊齋故事和聊齋先生遺集的散文，摭拾編演，由一個不知名的文人，捏造出了這部偽詩集。

復次，說到這聊齋詞集。在留仙墓表和淄川邑乘，都沒有記到留仙的詞集。但近年所輯，已見到兩種詞稿，在稼民先生處，筆者曾見到一種舊鈔本，僅一卷，共收詞目約六十首，詞意清麗整潔，據稼民先生云，係錄自淄川蒲氏家藏稿。此外國學扶輪社，尚有一種鉛印聊齋詞，亦不分卷，與丁氏所藏本詞目，互有出入。後來中華圖書館編印聊齋全集，曾將這扶輪社的鉛印本翻

印，分爲上下兩卷。在中華圖書館所印聊齋全集裏，除收入文集，詞集，和偽造的詩集外，又加一部偽造的聊齋筆記，全編所記，都是接拾一般散雜雜編，毫無可值得筆述的文墨，且文字惡劣粗俗，與整潔的留仙文字，更迥不相似。

在丁氏所藏的詞集稿內，最後尙附有留仙先生自撰的後贊，讀其自贊亦可想見先生的傳遞風趣，附錄如后。(註一)

爾說則疑，爾疑則修，行年七十有四，此兩萬五千餘日，所成何事？而忽自頭一突世對爾子孫，亦孔之哀！
康熙癸巳自題。

癸巳九月，聞沈南棻通歸爲余肖此像，作世俗裝，實非本意，恐爲百世後所怪笑也。松齡又志。

五 雜著五種、戲三齣、通俗俚曲十四種

雜著五種，戲三齣，通俗俚曲十四種，這些書目，均刻載留

仙先生墓碑碑陰。今就蒐集所得，依碑刻目次，分別提要撮述。

雜著五種

◎省身語錄一冊

原碑「省」字，因代遠年湮，風雨剝蝕，「省」字已不復識。在國朝者獻類微初編卷四三〇文藝內所記爲省身錄，又脫「語」字。今日流傳有鈔本，今撮錄先生自序，略云：

余先人履德之名，聞於鄉黨，凡族人戚友，小有訟爭，必來懇求一言，以斷曲直，然生平重於忍辱，時有妄人相干，惟付之不見不聞。

◎懷刑錄一冊

有鈔本流傳，並有先生自序略云：

竊人製酒以爲世，而世多悖禮，則利生焉(中略)。即子所樂，集五服之禮，並稽五服之律，授金相質。余讀而嘆曰：「先此意使訟者知愛，讓律者知敬，其有裨於風化非淺也。」余因即其本而稍綜之，隨觀厥作別部，使發卑

之分，親疏之義，感夫婦一見可了。又集日月所易犯者，增之爲懷刑錄。

◎曆字文一冊

清華大學圖書館有藏鈔本，題作「時憲文」，蓋乾隆後所錄鈔，避乾隆帝諱「曆」字，作「時憲文」書目。

◎日用俗字一冊

有木刻本流傳，有先生自序略云：

每當一物，苦不能得其名，苟有莊農雜字，村童多識之，無論其脫離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點畫，率皆杜撰，故立意詳查字彙，編爲此書。土音之訛，如「殿」讀爲「腳」，「種」讀爲「種使」之類，悉從正字。其難識者，並用音切於大字之側，若偏旁原係諧聲，例應從半字，概無音切。或俗語有南北之分同，偶一信用，皆字彙所有，使人可以盡會，俗字不能盡錄，而家常日用可以不窮矣。」

◎農桑經一冊

有民元石印本流傳。

戲三齣

◎考詞九轉貨郎兒，◎鍾妹慶壽，◎鬧館，以上三齣戲本，均未見得。

通俗俚曲十四種

在二十三年冬間筆者在北平編華北日報圖書專刊，曾爲蒐集留仙的俚曲鼓詞，除廣爲徵輯外，並就手底所存，編有留仙遺書專號，嗣後承海內外同好郵簡頻寄，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美人恆慕義，淄川路大荒，青島葉春操，日照王獻唐諸先生紛以藏本見示。及個人在北平、濟南、濰縣、上海舊書肆的搜集，先後得到三十幾個俚曲和鼓詞本。就俚曲整理，去其重複雷同者，計得四十種，依碑目校，尙缺四種。

今就這所輯十種俚曲，分別提要撮述：

◎牆頭記

一卷，共四回，舊鈔本。演張老暮年而饒，兩子不孝，隣人王銀匠教以計賺兩兒，得以溫飽壽終。這是齊魯地方，一個民間流傳故事。

⑤姑婦曲 一卷，共三回。有石印本。編演志異裏的珊瑚故事。

⑥慈悲曲 一卷，共六回，有石印本。編演志異裏的張賊故事。

在這曲首葉，並有留仙自撰的西江月詞以代自序，雋永可誦，殆與後來鄭板橋先生自撰的鬻字詩，同一詠諧風趣。

⑦西江月 別書勸人孝弟，俱是義正詞嚴；良藥苦口吃難嚥，最來徒取人厭。惟有這本孝賢，唱得開明；情真詞切，韻細綿綿，惡肉的人也要憐惜動念。若是看了這好，大家助毛損毫；女若當是感德，刻來廣招人勸。一來發了陰德，二來也能醒睡；刻了印板天下傳，這件生意誠善。若是無心時刻，看了即時送還；不七條若光為玩，要緊還有一件，何曾曾經推敲，編者亦費操研，閒情閒意須留傳，見孫日後好著。（下略）

⑧翻雙映 一卷，共十二回，舊鈔本。編演志異裏仇大娘故事。

寫這仇大娘剛強而幹練的女性，對於艱困家庭的支持。試看當他出嫁後不久，不幸丈夫即歿世，他是何等自信，堅強的力負危艱來安慰他父親的憂懷。

叫爹多其悲傷，好歹的出了幾，惹着俺娘兒在前邊，還有四十畝薄地，也還打幾石糧，料想也還沒妨礙，他雖是個男子漢，我卻還嫌他餓死！

⑨寒森曲 一卷，共八回，舊鈔本。編演志異裏商三官故事。寫商三官第一個女孩子，不畏強暴的土豪，智勇的孝行，及手刃害父的強暴後，在陰間裏又遇着和人間一樣貪污官吏，他又

是對人間地下昏暗的吏治，何等的慨憤！

⑩趙縣虎，趙縣王，第三個是城隍，食鹽司院一般樣，如今成了錢世界，上

下部是受驚！
⑪蓬萊宴 一卷，共七回，舊鈔本。編演吳影鴛鈔詩韻故事。

⑫俊夜談 一卷，不分回，石印本。編演張三姐管教他丈夫，這賭鬼回頭的故事。是最短的一卷俚曲，但雋永妙語，刻劃動人。

⑬癡妒咒 一卷，共二十八回，舊鈔本。編演志異裏江城故事，文筆鏗健刻化，描寫雋逸談諧，在這些俚曲裏又是一種絕妙佳詞！

⑭西江月（丑翁上場）
諸般事，有法可治；惟獨一樁難堪，世間以妻難堪。這裏使不得威靈勢屈。想這你王侯公子，動不動就氣沖天，他若到了繡床前，派子就矮了一牛。家家房中一個人。（一堆）戴着發對穿看種。（福根）仰起巴掌照着臉。（瓜打）（內問）這是你打他麼？（哭云）：那裏是？是他打我。（你介）我只嫌料料的闖進門。（提改）（內問）這是甚麼？提改一擊我就跪下去了。

再看高生暗約隣家媳婦陶三小嬌私會，竟被他的太太江城發覺，拷問；這不肯丈夫的一段妙曲：

⑮癡油 些我自客日日受孤單，你可給人家夜夜做心肝，只說我不好，只說我不賢；不看你那般，只看你這般；沒人管教你就上天。你在那牀上咳嗽呀呀，好不喜惱！

只說你兩下不成雙，誰知道你這裏夜夜有親娘！做的甚麼事，裝的甚麼腔？你說刻個淨光，你說刻個淨光！打了不算還該點。你在房兒裏，聽聽隔牆，倒不滾滾？

我只是要你合我在那裏過，我沒曾叫你下油鍋，誰人呀，俺慢去搜羅，你慢去快活；今日弄出這個，明日弄出那個；這樣可氣煞問題。誰人呀，俺也叫人家哥哥哥哥，你心如何？

「俺也叫人家，哥哥哥哥，你心如何？」這真至理名言，「你心如何？」細味耐嚼。

④富貴神仙曲後變磨難曲

富貴神仙曲全一卷，共十四回，舊鈔本。

磨難曲全四卷，共三十六回，舊鈔本。

這兩個曲本，都是編演志異裏的張鴻漸故事。據墓碑刻文

「後變」二字，可見當時留仙最初是據張鴻漸故事寫出富貴神仙曲，一卷十四回。後來復據前稿擴充編演為四卷三十六回，名為磨難曲。但今日這兩個曲本，並同流傳。

在這磨難曲裏，有一段描寫當時科舉考試的情狀，雖遊戲文墨，亦頗為刻化有趣。

⑤增補幸雲曲 全一卷，共二十八回。舊鈔本。

據筆者蒐集，有兩個鈔本，一個是與迷途宴曲合併一卷，為二十年夏王獻唐先生所贈，一為錄自昌樂趙氏家藏本，均題作幸雲曲，無「增補」字樣，不知碑刻增補幸雲曲是否就是這二十八回的本子？併識於此。

全曲是演明正德帝嫖院故事。

綜前所舉，計促曲凡十種，尚有琴瑟樂、窮漢詞、醜俊巴、快曲四種，雖見諸碑陰刻載，但未見原稿，附誌於此。

六 醒世姻緣傳與鼓詞

醒世姻緣傳這一部百回的長篇說部，是描寫狄希陳和薛素姐兩世姻緣的故事。據這故事的時代和地點，是描寫在明朝山東明水一帶的地方。文字上的語調，亦是山東的鄉謠土語。

據筆者近十餘年的所蒐集，曾得有三種版本，一為一百回木刻本，一為一百回的石印本，一為六十回的木刻本。前兩種均題作醒世姻緣傳，後一種印六十回木刻本，題作重訂明朝姻緣傳。這六十回本，和前二種是一種內容和章目，只缺後四十回的文

字。這三種版本，均無確切考證，對於著者的發見，均題作西周生輯著，然黎子校訂，環碧主人辛丑序，和東嶺學道人題記，並有凡例八則。但對於西周生的身世年代都無記述。僅在該凡例最後一條「本傳造句涉但，用字多鄙，惟東方士晉從事。」東方士晉當係指山東土語歟！又在東嶺學道人題記裏，曾說「原書名醒姻緣，勸將來君子，開卷便醒，乃名之曰醒世姻緣傳，其中有評數則，係寫受之筆，然不知寫君何人也？恐沒其姓名，並識之。」醒世姻緣傳的輯著者西周生究為何人，無從考證。

至這部醒世姻緣傳出於留仙的文筆之說，是出於近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出。在當時胡氏曾寫過一篇幾千字的考證，在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亞東圖書館曾加標點鉛印一部醒世姻緣傳，除附入胡氏的長篇考證外，並籤題該書，為蒲留仙遺著。

惟醒世姻緣傳究竟是否出於留仙的文筆，這確是一個問題。先就胡氏的考證看，這一篇幾千字考證，綜其要點，不過有二，一為引據楊復吉的夢蘭瑣筆裏一段記載：「蒲留仙聊齋志異脫稿百年，無人任剞劂，乾隆乙酉丙戌間，楚中漸中，同時授梓，楚本為王令君某，漸本為趙太守起果所刻，隨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緣小說，蓋實有所指，書成爲其家所許，至觀其鈔」云。」這夢蘭瑣筆的一段記述，對留仙志異稿剞劂的情形所記已經不可以據，至於所記醒世姻緣一節，竟是展轉間自歙縣鮑以文（廷博），考鮑氏為清嘉慶時人，距留仙先生歿世已五六十年，在五六十年內，留仙的遺著記載裏，絕未提及這一部百回的巨編，鮑氏之說又有何確據？況就夢蘭瑣筆所載，亦不過轉傳傳聞，更不能斷爲有力考證。胡氏第二考證要點，爲這部故事的撰構內容，和志異裏的江城故事相似，同時這部書裏的造句是山東的鄉謠土語，和留仙的促曲造句的文詞相似。要知這些都據情臆測，並不

是確切的實證。況逼查留仙遺著和有關記述留仙的著作志乘散籍，再沒有提到這一部百回的鉅編。西周生或是晚明或清初一個山東文人的筆名，但究竟是誰，尚待有力的切實考證。

再說到留仙的鼓詞。

鼓詞這舊永的文墨，在山東流播最早，膾炙人口的賈島西沐皮詞已有三百年的歷史，至於地方間文人展轉鈔授的鼓兒詞，更是所在多有。在民國十九年間，北平樓社，曾印過一冊淄川馬立勛先生所輯的聊齋白話韻文，計收有：

問天詞（問上天這歷代興亡的因果）東郭詞（演齊人一妻一妾一章）逃學傳（演頑皮學童訴苦）學究自嘲（演一鄉村老塾師訴苦）除日祭鄉神文（演窮漢向窮神陳詞訴怨）窮神答文（窮神答覆這窮漢怨詞）

就以上這六種鼓詞分別考釋：問天詞有的舊鈔本題作王百尺著，而王氏身世則茫無可考。路大荒先生則謂這問天詞是出於留仙長孫藩立惠先生手筆，並謂是說得自路氏業師蒲國正先生，國正先生乃留仙後裔，其說自有本。有些舊鈔本裏的詞文的問天年代，是寫作「到於今大清乾隆丙辰年」，考乾隆丙辰，為乾隆元年（一七二六），當然不是出於留仙的口氣。東郭詞，或稱東郭詞，亦有題作齊人一妻一妾彈詞，而內容則為一種詞記。在民國二十年間，上海中華書局曾印一冊仿宋字本，又題作東郭撰鼓兒詞。至於著者，有題作馬遠烈者，而馬氏身世亦漫不可考。亦有題作賈島西著者，而東郭記出於賈氏之說頗多，在花朝生筆記裏就說：「明傅青主先生有擬騷其妻妾曲，全集不載，說者謂：「可顧賈島西齊人章彈詞」。」「蔣瑞藻先生在他小說枝譚亦說：「東郭記明孫仁撰，賈島西鼓兒詞所托胎也。」」據路大荒先生云：曾見有鈔本，籤題作廣饒邱二齋遺著。據廣饒縣志邱二東

傳，並記有：「邱激翠，號二齋，（略）生平所作彈詞為尤夥，今存者惟東郭記一則，蓋即子與氏齊人一妻一妾章，點綴成之。」逃學傳與學究自嘲除據馬氏所輯為留仙遺著說外，未見有他考證。除日祭鄉神文和窮神答文，有的鈔本，併為一個題目作送窮詞，因此我懷疑這送窮詞或係就是碑刻奇目的窮漢詞！

復據馬立勛先生編序，曾說原輯有鼓詞九種，後來遺佚去三種，故得輯存六種，但不知其所佚三種是甚麼詞目？今就筆者十餘年來的蒐輯，並得有題作留仙所著的鼓詞七種，計有：

子華使於齊（演子華使齊故事）孔夫子鼓兒詞（演孔子周遊列國故事）南窗夢（演一人夢中聽蚊蠅等互譏諷語）家詞（演農村情境）烈女詞（演世間烈女詞文）陋巷詞（演顏回在陋巷裏的情趣）戒賭詞（勸戒賭博詞文）

這七種鼓詞，雖都是舊永遊戲文墨，但各篇裏的結構文筆，風趣各不相似，不僅不能斷信為留仙的作品，且恐不是出於一個文人的筆墨。

總之，本章所述的醒世姻緣傳，聊齋白話韻文和最後所舉的七種鼓詞，都不能確斷為留仙的遺著。（留）

（註一）上海中華書局前在民國九年曾印一部聊齋全集所收除夜集詞集外，尚有偽托的彈詞和詩集。在這部偽托的彈詞裏，並有假托的留仙八十送窮詩。考留仙先生卒年七十六歲，在湖濱先生集和蒲川先生集裏，均有詩載，只因在民國元年上海國學扶輪社發光緒間石印本聊齋先生遺集翻印時，錯字頗多，其中竟將這集裏的柳泉先生集裏的「某年七十有六」的「七」字，誤為「八」字。後來這部偽托的彈詞出於十送窮的偽詩。

（註二）留仙先生這集裏，今猶保存其後裔蔣氏家，在淄川洪山東兩家。先生這集係於粗，較清涼涼，服微細，悉作當時清裝束。面部頗高且闊。神采奕然。左手拍案，右手持荷。在機間憶舊談述，曾記有馬子等題留仙這集詩句：「雙目炯炯燈下電，顰眉大耳面赤面；口輔煙好唇殷長，奕奕精神多未見。」詩句所詠，亦歷歷如繪。

82

721071

SKBC
MG
1207.41
10/2